

《铡美案》（一名：《秦香莲》；一名：《明公断》；一名：《不认前妻》）

主要角色

包拯：净
 陈世美：老生
 秦香莲：正旦
 王延龄：老生
 国太：老旦
 皇姑：花旦
 张三阳：丑
 韩琪：武生

情节

宋代，陈世美中了状元，又当了驸马。原妻秦香莲带领子女入京寻夫，陈世美不认，反使家将韩琪追杀母子灭口。秦香莲哭告实情，韩琪自刎于三官堂。秦香莲到包拯处控告，包拯设计召来陈世美，与秦香莲对质。陈世美自以为国戚，强词狡辩，包拯欲铡之。太后、皇姑前来劝阻，包拯不顾，铡死陈世美。

根据《方荣翔戏剧集》：1988年实况录像整理

【第一场：别家】

（陈世美、秦香莲、英哥、冬妹同上。）

陈世美	（白）	爹娘不必送了。
陈父、		
陈母	（内同白）	儿呀，你要早去早回。
陈世美	（白）	二老请回，孩儿记下了。
秦香莲	（白）	公婆请回去罢，媳妇再送官人一程。
陈世美	（西皮原板）	辞别了娘子汴梁城进，
秦香莲	（西皮原板）	望官人多保重谨慎寒温。
陈世美	（西皮原板）	但愿得成名后堂前孝顺，
秦香莲	（西皮原板）	盼官人得中后速返家门。
		高堂上已到了，
陈世美	（西皮原板）	桑榆暮年，
秦香莲	（西皮原板）	英哥儿与冬妹，
陈世美	（西皮原板）	尚未成人。
秦香莲	（西皮流水板）	莫贪荣华把家忘，
		中与不中早还乡。
		要知道堂上父母掩门望，
		儿女日夜唤爹娘。
		史书上古人讲，
		糟糠之妻不下堂。
陈世美	（西皮流水板）	娘子但把宽心放，
		卑人怎能变心肠。
		但愿题名金榜上，
		夫妻到老地久天长。
秦香莲	（白）	官人之言，妾身谨记。君去求官，妾奉高堂，若得富贵，莫弃糟糠。
陈世美	（白）	娘子你放宽心，请回去吧。
秦香莲	（白）	儿呀，再送你家爹爹。
英哥、		
冬妹	（同白）	送爹爹。

(英哥、冬妹同跪。)
 陈世美 (白) 儿呀，随你母亲回家去吧。
 英哥 (白) 送爹爹。
 (陈世美下。)
 秦香莲 (白) 官人，保重了。
 冬妹 (白) 爹爹走了，他什么时候回来？
 (秦香莲、英哥、冬妹同下。)

【第二场：招赘】

老太监 (内白) 哼。
 (老太监上。)
 老太监 (念) 领了太后旨，去请状元公。
 (白) 只因新科状元陈世美，人品出众，文才超群，圣上见喜，奏明太后，太后要将公主许配于他，招为东床驸马。是咱家命人去请，少时定要到来，待咱家在此等待。
 太监甲 (内白) 状元公随咱家来呀。
 (二太监引陈世美同上。)
 陈世美 (西皮流水板) 鱼跳入龙门登皇榜，
 琼林宴上更风光。
 跨马游街精神爽，
 为何宣我进宫墙？
 太监甲 (白) 状元公请到。
 老太监 (白) 快快有请。
 陈世美 (白) 公公，陈世美有礼。
 老太监 (白) 咱家还礼。
 陈世美 (白) 啊，公公，太后传旨宣我进宫，有何旨意？
 老太监 (白) 恭喜状元公，贺喜状元公。你要喜上加喜啦！
 陈世美 (白) 何言“喜上加喜”？
 老太监 (白) 只因状元公金榜题名，扬名天下，如今太后要将你招为东床驸马。你一步登天，这造化可不小哇。
 陈世美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公公把话对我讲，
 太后招我为东床。
 低下头来暗思想，
 抗旨不遵我的罪难当。
 老太监 (白) 一登龙门，可身价十倍。
 陈世美 (西皮摇板) 荣华到手岂能放？
 (行弦。)
 老太监 (白) 状元公你还犹豫什么哪？我倒忘了问了，你家里有没有妻室哪？
 陈世美 (白) 啊公公，我是绝根在先，孤身一人。
 老太监 (白) 好，那就随咱家叩谢太后吧。你是当朝驸马。
 陈世美 (西皮散板) 进宫招为驸马郎。
 (笑) 哈……
 (白) 公公前面带路。
 老太监 (白) 状元公随咱家来呀！哈……
 (老太监引陈世美同下。)

【第三场：店房】

张三阳 (内白) 啊哈！
 (张三阳上。)
 张三阳 (数板) 张三阳我开客店，屋子干净可价钱又贱，苍蝇没有，臭虫甬谈，虱子、老鼠一

辈子看不见。不信问问看，汴梁城中店房之中数着咱，数着咱。

(念) 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

(白) 小老儿张三阳的便是，在这汴梁城中，开了个招商客店。天不早了，外边张罗着，招呼着客人了。

秦香莲 (内白) 公婆啊！
(秦香莲、英哥、冬妹同上。)

秦香莲 (二黄散板) 遭不幸老公婆双双命丧，
三年来我儿夫音信渺茫。
秦香莲寻亲人离了湖广，
来到了汴梁城艰苦备尝。

英哥、
冬妹 (同白) 妈，我们饿了走不动了。

秦香莲 (白) 儿啊，不要啼哭，天色已晚，我们打个店歇息歇息，明日再去找你爹爹。

张三阳 (白) 哭得怪可怜！

秦香莲 (白) 孩儿不要啼哭。

张三阳 (白) 啊，老伯，我这厢有礼了。

秦香莲 (白) 还礼。干么这么哭哭啼啼的？

秦香莲 (白) 我们乃是湖广荆州人，千里迢迢来到京都，又寻不着官人的下落，也无亲无靠，望求你老人家行个方便。

张三阳 (白) 好好，别哭，别哭。怎么着，你们是湖广荆州人哪？

秦香莲 (白) 正是。

张三阳 (白) 哎呦，可了不得了，咱们还是同乡啦。

秦香莲 (白) 噢，老伯也是荆州人么？

张三阳 (白) 可不是。我也是湖广荆州人，有什么话咱们里边说去吧。叫他们进来，叫他们进来。

秦香莲 (白) 多谢了。

张三阳 (白) 里边去，里边去。请坐。请问你尊姓大名？

秦香莲 (白) 我叫秦香莲。

张三阳 (白) 噢，秦香莲。您是到这来投亲的，是不是啊？

秦香莲 (白) 寻找我丈夫来了。

张三阳 (白) 噢，寻找你丈夫来了？

秦香莲 (白) 正是。

张三阳 (白) 那么，你丈夫姓什么叫什么？

秦香莲 (白) 他叫陈世美。

张三阳 (白) 哦，陈世美？我倒认识。我说这两个小孩儿是你什么人？

秦香莲 (白) 这是他一双儿女。

张三阳 (白) 这就莫怪，跟他爹爹陈世美长得一样了。

秦香莲 (白) 听老伯之言，莫非与我丈夫相识么？

张三阳 (白) 别提了，就在前三年，我这店里住着个赶考的举子，是湖广荆州人，叫陈世美。他还中了状元，做了官哪。

秦香莲 (白) 哎呀，儿呀，原来你爹爹高中了。

张三阳 (白) 老伯，我丈夫他现在哪里？

秦香莲 (白) 他啊，他就住在他们驸马府！

张三阳 (白) 什么驸马府啊？

秦香莲 (白) 你瞧，我这嘴怎么这么快啊！我跟你说了吧，自从你丈夫陈世美中了状元之后，老太后十分喜爱，招为东床驸马了。

秦香莲 (白) 啊，他、他……
(秦香莲晕倒。)

张三阳 (白) 怎么着？

英哥、
冬妹 (同白) 妈，妈。

秦香莲 (二黄小导板) 晴天霹雳魂飘荡，
(二黄散板) 好似南柯梦一场。

临别曾把好言讲，
富贵来时他变心肠。
张三阳 (白) 好了，好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秦香莲 (白) 我要找他辩理！
张三阳 (白) 慢着，慢着。想那驸马府门森严，能够叫你们娘儿仨进去吗？
秦香莲 (白) 就罢了不成么？
张三阳 (白) 哎呦，这怎么办呢？
这么办，待会儿领你们娘儿仨到驸马府，他们要是不让你进去，你就跟他们说，你跟驸马是乡亲，他就叫你进去。见了你丈夫有什么话不是就好说了吗。
秦香莲 (白) 也只好如此。
张三阳 (白) 那就这么办吧！
英哥、
冬妹 (同白) 妈，我们饿了。
秦香莲 (白) 哎呀，忍耐一时吧。
张三阳 (白) 哎呦，你们还没有吃什么呢？我给你们娘儿仨做点什么吃的吧。吃完我带你们去吧。
秦香莲 (白) 多谢了。
(秦香莲、英哥、冬妹同下。)
张三阳 (白) 没什么，你瞧够多可怜的！
(张三阳下。)

【第四场：闯宫】

(门官上。)
门官 (念) 奉了驸马命，把守墨池宫。
(张三阳、秦香莲、英哥、冬妹同上。)
张三阳 (白) 别走了，香莲哪，瞧见了么？这就是驸马府，你们娘几个去，我在这儿等你们。
秦香莲 (白) 多谢了。
(张三阳下。)
秦香莲 (白) 儿啊，随为娘的进去。
门官 (白) 嗯！这一妇人，未通名姓，擅闯宫门，该当何罪？
秦香莲 (白) 啊，烦劳通禀一声，就说乡亲求见驸马。
门官 (白) 咳，通禀无益，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吧。
秦香莲 (白) 却是为何？
门官 (白) 我家驸马也曾吩咐于我，所有乡亲一概不见。
秦香莲 (白) 噢，他招为驸马，连乡亲都不见了。
门官 (白) 嗯。
秦香莲 (白) 啊，门官，对你家驸马言讲：我这乡亲乃是英哥之母，冬妹之娘，一定要见。
门官 (白) 好了，在此少待，我与你通禀就是。
秦香莲 (白) 多谢了。
儿啊，就要与你爹爹见面了。
(门官下。)
门官 (内白) 是……喳……
(门官上。)
门官 (白) 这一妇人，我家驸马言道：他公务繁忙，不能接见，赏你纹银百两，命你速回原郡，另谋生路去吧。
秦香莲 (白) 这银子我是不要的，事到如今，我对你实说了吧：我就是你家驸马的原配夫人到了。
门官 (白) 这两个幼童呢？
秦香莲 (白) 这是他的一双儿女。
门官 (白) 哦，我来问你：驸马府中近日有件大喜之事，你可知道？
秦香莲 (白) 这？明日就是你家驸马寿诞之日。
门官 (白) 哦！

秦香莲 (白) 门官, 你就该让我们进去才是。

门官 (白) 哎呀, 夫人哪, 非是小官不允, 只是我家驸马有命在先, 小官不敢违抗啊!

秦香莲 (白) 这个……门官哪, 可怜我母子受了千辛万苦乞讨来京, 盼望夫妻和睦团聚, 谁想他招为驸马, 不肯相认。望求门官想个主意, 让我们见他一见。

(秦香莲哭。)

英哥、
冬妹 (同白) 你叫我们进去。

门官 (白) 哎呀这……有了, 你将罗裙撕下半幅与我, 你就往里闯, 我在后面嚷, 就是驸马怪罪下来, 小官也有抵赖之词。

秦香莲 (白) 多谢了!

(二黄散板) 低头用力扯罗裙,
多谢门官一片心。
手拉儿女府门进,
不要往里闯, 不要往里闯。

门官 (白) (陈世美自下场门上。)

秦香莲 (白) 官人。

英哥 (白) 爹!

陈世美 (白) 啊!

(二黄散板) 为何放她闯进门?
(白) 刚才怎样吩咐与你, 不准放他们进来, 你敢违抗我命吗?

门官 (白) 小人怎敢违抗驸马之命, 只是她执意要闯, 小人我就挡, 她在前面闯, 我在后面嚷, 撕下罗裙半幅, 驸马请看!

陈世美 (白) 哼, 无用的东西, 还不滚了下去!

门官 (白) 哦, 是是是!

(门官出门, 笑, 自上场门下。)

秦香莲 (白) 啊, 官人!

英哥 (白) 爹!

陈世美 (白) 你不在家侍奉二老, 到我这驸马府做什么来了?

秦香莲 (白) 难道你不见我身穿孝服么? 二老公爹他们每日思念于你, 悲痛成病, 不想他二老竟下世去了。

(秦香莲哭。)

英哥、
冬妹 (同白) 我爷爷、奶奶想你都想死了。

陈世美 (白) 娘啊!

(陈世美哭。)

陈世美 (二黄散板) 听说爹娘丧了命,
好似钢刀刺我心。
眼望着家乡珠泪滚, 爹娘!
枉费爹娘养育恩。

秦香莲 (二黄散板) 我将公婆已埋殡,
千辛万苦到京城。
因何相逢不相认,
你、你、你得了新人忘旧人。

陈世美 (二黄散板) 往事前景休提论,
一刀两断你另谋生。

秦香莲 (二黄原板) 心如刀绞我的泪难忍,
低声下气叫官人:
念在二老公婆份,
念在儿女二娇生。
抛弃糟糠心何忍,
望官人你将妻认, 莫叫夫妻两离分, 儿失天伦。

陈世美 (二黄散板) 见香莲只哭得珠泪滚滚,
本宫做了两难人。

秦香莲 (白) 我本当走向前，
官人，将我们认下了吧！

陈世美 (二黄散板) 将她来认，
事要三思而后行。
回头我对香莲论，
劝你打断妄想的心。

秦香莲 (白) 儿啊，早也盼望你家爹爹，晚也盼望你家爹爹，如今千辛万苦将他找到，谁料他身做高官不肯相认，你二人还不向前哀告。

英哥、
冬妹 (同白) 爹爹，自你走后，我爷爷奶奶想您都想死了，我妈带着我们哥儿俩好不容易找到您，您就把我们认下了吧？

陈世美 (二黄散板) 一双儿女跪埃尘，
亲生的骨肉我怎不动心？
本当把儿来抱定，

英哥、
冬妹 (同白) 爹爹！

陈世美 (二黄散板) 欺君枉上罪不轻。
咬定牙关不相认，
免得大祸临我身。

英哥、
冬妹 (同白) 妈，妈！

陈世美 (白) 香莲，你快快带领两个孩子，回家另谋生路去吧！

秦香莲 (白) 官人，我来问你：你临行之时，给我留下几句言语，你、你、你、你还记得么？

陈世美 (白)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秦香莲 (白) 那里是记不得了？分明是你得新忘旧，背弃前言。你临行之时，对我言道：我陈世美若是得不中便罢；若是得中，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夫妻恩爱，地久天长。可是你讲的？

陈世美 (白) 我记不清了。

秦香莲 (白) 那时为妻忍住悲痛，对你言道：君去求官，妾奉高堂；若得富贵，莫弃糟糠。

陈世美 (白) 哼，什么糟糠不糟糠，你快快与我出去！

秦香莲 (白) 你叫我们到哪里去？

陈世美 (白) 随你自便！

秦香莲 (白) 你就这样恩断义绝么？

陈世美 (白) 我从来与你无有什么恩义，你快快出宫去吧！

秦香莲 (白) 狠心的贼子啊！

(西皮垛板) 我和你患难夫妻恩情似海，
妻为你勤纺织伴读书斋。
大比年妻送你十里亭外，
指望得中苦尽甜来。
不料想你贪图富贵良心坏，
忘父母抛妻儿你蛇蝎肠怀。
到如今居高官你品德败坏，
负义的人！
你不仁不义不孝不才。

(西皮散板) 我与你负心人拼了性命，
(秦香莲向前欲撞陈世美，英哥、冬妹同向前扶秦香莲。门官、二太监同暗上。)

英哥、
冬妹 (同白) 妈，妈！

陈世美 (白) 来人，快将他们哄了出去，关了宫门。
(陈世美下。)

门官 (白) 走，出去，出去，走！
(二太监同搀秦香莲出门，二太监、门官同下。张三阳上。)

张三阳 (白) 香莲，你这是怎么哪？

秦香莲 (白) 他不但不认,反将我们赶出来了。
 (秦香莲哭。)

张三阳 (白) 啊,怎么着?他把你们赶出来了?想世上真有这种忘恩负义的人。你就这么忍受吗?

(内鸣锣声。)

秦香莲 (白) 啊,老伯,你去问问是哪位大臣鸣锣开道?
 张三阳 (白) 我给你问去。
 是哪位大人鸣锣开道啊?

龙套 (内白) 王丞相下朝。
 张三阳 (白) 暖,我说香莲哪,是王丞相下朝。
 秦香莲 (白) 哦,王丞相!
 张三阳 (白) 啊。
 秦香莲 (白) 老伯,你将我一双儿女带回店中,我要拦轿喊冤去了。
 张三阳 (白) 好,去你的!

(秦香莲自上场门下。)

张三阳 (白) 跟我回去吧!
 (张三阳领英哥、冬妹同下。)

【第五场：路遇】

王延龄 (内白) 家院,将那告状女人带进二堂回话。
 (王延龄上。)

王延龄 (西皮摇板) 朝罢圣驾出朝堂,
 (西皮流水板) 偶遇民妇喊冤枉。
 不知告的何人状,
 老夫亲自问端详。
 将他带进二堂上,
 民妇上堂。

家院 (内白)
 (家院、秦香莲同上。)

秦香莲 (西皮摇板) 见了相爷诉衷肠。
 (白) 叩见相爷。

王延龄 (白) 这一女子,家住在哪里?姓字名谁?
 秦香莲 (白) 小妇人秦香莲,湖广荆州人氏。
 王延龄 (白) 哦,湖广荆州?你拦轿喊冤,状告何人?
 秦香莲 (白) 状告当今驸马陈世美。
 王延龄 (白) 哦,陈世美?你与他有何瓜葛,起来讲。
 秦香莲 (白) 相爷容禀。
 (西皮垛板) 结发夫妻十余载,
 停妻再娶礼不该。
 亲生的儿女不看待,
 死去的爹娘不葬埋。
 小妇人投奔千里外,
 不认糟糠赶出来。
 满腹含冤深似海,
 望求相爷你做主裁。

王延龄 (西皮摇板) 听她言来非诬赖,
 状元驸马不成才。
 宫廷之事需掩盖,
 此事叫我怎安排。
 低下头来暗思揣,
 忽然一计上胸怀。

(白) 秦香莲,我来问你:你可晓得东周列国百里奚在堂上与他夫人相会的故事吗?

秦香莲 (白) 略知一二。

王延龄 (白) 知道就好，明日就是你丈夫寿诞之期，老父还要亲自过府祝贺，我有意明日设法将你带进府去，你用乡音曲调编些歌词，打动于他。倘若将你认下，岂不是好？

秦香莲 (白)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

王延龄 (白) 唉！

秦香莲 (西皮散板) 深施一礼出门外，
多谢相爷巧安排。

(秦香莲下。)

王延龄 (西皮散板) 堪笑世美太无才，
抛弃糟糠理不该。
明日过府把寿拜，
但愿他悬崖勒马夫妻们早早和谐。

(王延龄下。)

【第六场：祝寿】

(四宫女引陈世美、皇姑同上，太监上。)

家院 (内白) 王丞相到。

太监 (白) 王丞相到！

陈世美 (白) 王相国到了，动乐相迎！

太监 (白) 动乐相迎哪！

(皇姑下。家院引王延龄同上。)

陈世美、
王延龄 (同白) (老相国) (驸马)，哈哈……

王延龄 (白) 驸马想你一步青云，攀龙附凤。老夫特地前来祝贺。

陈世美 (白) 哎呀呀！相国乃三朝元老，本宫有何德能，敢劳相国前来祝贺。

王延龄 (白) 理当如此。
来，看礼单。

陈世美 (白) 且慢，本宫小小生辰，何劳相国厚赐。

王延龄 (白) 这叫做“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

(王延龄笑。)

陈世美 (白) 哎呀，如此愧领了。相国，宾客俱在东厅，请来入座。

王延龄 (白) 慢来，慢来，想东厅之上，老夫的门人甚多，若在一处饮酒，大家俱有不便。

陈世美 (白) 不错，相国说的极是，将酒宴摆在西花厅，本宫亲自奉陪。

王延龄 (白) 好，好，这倒使得，这倒使得。

陈世美 (白) 内侍，将酒摆在西花厅，本宫亲自把盏。

(西花厅。太监上，摆酒。)

陈世美 (白) 相国请！

王延龄 (白) 驸马请！

(陈世美、王延龄同入席。)

王延龄 (白) 驸马，老夫忘记了驸马是哪人氏？

陈世美 (白) 湖广荆州人氏。

王延龄 (白) 噢，湖广荆州地方，好地方！

陈世美 (白) 小地方。

王延龄 (白) 但不知贵乡出何名产奇珍？

陈世美 (白) 哎呀，我们那里无有什么名产奇珍，不过出了些个文人才子。

王延龄 (白) 哎呀呀，如此说来，是文章之地，礼仪之乡。

陈世美 (白) 礼仪之乡？

王延龄 (白) 是啊，若不是礼仪之乡，焉能出驸马你这样礼仪的人才。

陈世美 (白) 哎呀呀，相国夸奖了，哈哈。

王延龄 (白) 哈哈……请。

(王延龄饮酒。)

王延龄 (白) 唉。

陈世美 (白) 啊，相国为何心中不悦啊？

王延龄 (白) 驸马，你听东厅之上，猜拳行令，何等热闹。你我二人在此饮酒，好无趣味。

陈世美 (白) 这有何妨，待我唤出宫娥彩女，叫她们弹唱歌舞，与相国解闷如何？

王延龄 (白) 哎呀呀，宫娥彩女的歌唱，老夫听过多次，不甚厌烦。

陈世美 (白) 依相国之见呢？

王延龄 (白) 哦，有了。驸马，适才老夫路过长街，见一个村妇在那里歌唱，倒也动听，倒不如唤她前来唱上一段，助助酒兴，你看如何？

陈世美 (白) 哎呀呀，想那村歌野调，怎能登这大雅之堂？

王延龄 (白) 哎呀，驸马你不要小看她们，她们唱的是离合悲欢的故事，动听得哪！

陈世美 (白) 哎呀呀，老相国，只是观之不雅。

王延龄 (白) 噢，驸马不允，好，老夫告辞。

(王延龄欲走。)

陈世美 (白) 慢来，慢来，老相国不必如此，但凭相国。

王延龄 (白) 这便才是。

陈世美 (白) 内侍！

太监 (白) 有。

陈世美 (白) 命人去到大街之上，唤一个歌唱的村妇前来，

太监 (白) 遵命。

王延龄 (白) 暖，慢来，慢来，驸马今日生辰，他们的事务甚多，焉能抽出身来？倒不如派老夫这个小厮去唤，你看如何？

陈世美 (白) 好，好，但凭相国，但凭相国。

王延龄 (白) 来。

家院 (白) 有。

王延龄 (白) 去到长街唤一个歌唱村妇前来，暖，要好的。

家院 (白) 噢，是是是。

(家院下。)

王延龄 (白) 啊，驸马，少时村妇到此歌唱，你我要仔细听上一听，其中的意义不小啊！

陈世美 (白) 好，好，少时等她前来，你我倒要仔细听上一听。

王延龄 (白) 着啊，倒要仔细听上一听。

家院 (内白) 随我来！

(家院引秦香莲持琵琶同上。)

秦香莲 (念) 悄悄西廊进，歌唱挽夫心。

家院 (白) 随我过来，见过相爷。

秦香莲 (白) 参见相爷。

陈世美 (白) 啊！

秦香莲 (白) 参见驸马。

陈世美 (白) 来，把她轰了出去！

太监 (白) 是。

快出去！

王延龄 (白) 且慢，驸马，你认识她？

陈世美 (白) 我怎么会认得她呀！

王延龄 (白) 既不相认，村妇到此，驸马因何这样大惊小怪？

陈世美 (白) 啊！

王延龄 (白) 啊？

陈世美 (白) 噢，不是啊。相国，今日乃本宫寿辰，你看这村妇破衣烂衫，而且身穿孝服，这成何体统！

王延龄 (白) 哎呀呀！你我听她的歌唱，你管她的衣服作甚哪？

陈世美 (白) 不是啊，这厅堂之上，宾客如云，岂不惹人耻笑啊？

王延龄 (白) 啊呀，驸马，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陈世美 (白) 怎么是本宫的不是啊？

王延龄 (白) 想你我有朝为官，府中有家眷，吃的是珍肴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可惜这个村妇不曾嫁给一个好丈夫，故而她抛头露面，到处卖唱度日。驸马你不怜悯与她，反笑她衣裳褴褛。哎呀呀，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吗？

陈世美 (笑) 哈哈！
 (白) 哎呀，本宫不过是一句戏言。

王延龄 (白) 哎呀呀，你这一句戏言不甚要紧，险些叫她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陈世美 (白) 啊！
 王延龄 (白) 啊！
 陈世美 (笑) 啊，啊哈哈……
 王延龄 (笑) 哈哈……
 (白) 这一村妇，你唱的什么曲调？

秦香莲 (白) 湖广荆州曲调。

王延龄 (白) 哦，怎么，湖广荆州曲调？哎呀呀！唱起驸马爷的家乡之音来了，哦，想湖广荆州乃是文章礼义之乡，曲调么，想必也是好的。好好好，老夫倒要一饱耳福。

陈世美 (白) 内侍，叫她到廊下去唱。
 王延龄 (白) 慢来，老夫年迈耳聋，还是堂上唱。

陈世美 (白) 廊下唱！
 王延龄 (白) 堂上唱！
 陈世美 (白) 廊下去唱！
 (王延龄下位出门。)

陈世美 (白) 老相国，你又要告辞？
 王延龄 (白) 不是呀，你我唤来村妇歌唱，为的是助助酒兴，府马你叫她廊下去唱，分明是嫌弃于她，厌烦于我，故而告辞。

陈世美 (白) 暖，相国不必动怒，就让她堂上唱也就是了。
 王延龄 (白) 嘿，多此一举么。
 来，赐她个座位。

家院 (白) 是。
 秦香莲 (白) 谢相爷。
 王延龄 (白) 慢慢唱来。
 秦香莲 (白) 是。
 (反二黄散板) 夫在东来妻在西，
 劳燕分飞两别离。
 深闺只见新人笑，
 因何不听旧人啼！

王延龄 (白) 好，这几句书头唱得好！
 暖暖，驸马可曾听见？

陈世美 (白) 听见什么？
 王延龄 (白) 哎呀呀，这几句好书头你不曾听见？
 陈世美 (白) 不曾听见。
 王延龄 (白) 也罢，待老夫重说一遍你听。
 陈世美 (白) 好，好。
 王延龄 (白) 她唱的是“夫在东来妻在西，劳燕分飞两别离，一个东一个西，儿女不是儿女，夫妻不是夫妻”。

陈世美 (白) 相国，你的酒冷了。
 王延龄 (白) 不妨事，还有两句。“深闺只见新人笑”，哦，笑……什么？
 秦香莲 (白) 因何不听旧人啼？
 王延龄 (白) 着啊，因何不听旧人啼？妙得紧，妙在这新人笑，旧人啼。
 哼，老夫我好恨啊！

陈世美 (白) 相国，恨者何来？
 王延龄 (白) 恨的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陈世美 (白) 啊，相国，不管他炎凉不炎凉，你的菜都凉了。
 王延龄 (白) 不妨事，不妨事。凉在口内热在心中，你道是与不是啊？
 陈世美 (白) 是，是，是。
 王延龄 (白) 我说我的，你唱你的。
 秦香莲 (白) 是。
 (反二黄原板) 分别时一席话牢记心上，

夫做高官绝不能抛弃糟糠。

(行弦。)

王延龄 (白) 哎，哎，驸马，书正唱在绝妙之处，驸马因何昏昏欲睡，莫非有什么愁烦之事？

陈世美 (白) 本官无有什么愁烦，相国不要多疑。

王延龄 (白) 驸马，汉朝宋弘有两句话，你可记得？

陈世美 (白) 是哪两句言语呀？

王延龄 (白) 他说道“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陈世美 (白) 我倒忘怀了。

王延龄 (白) 哎呀呀，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陈世美 (白) 啊！

王延龄 (白) 啊！

陈世美、王延龄 (同笑) 啊哈哈……

王延龄 (白) 唱啊！

秦香莲 (白) 是。

(反二黄原板)

王延龄 (白) 遭不幸荆州地干旱三载草不长，
可怜家无半点粮。
叹公婆想儿把命丧，
我撮土为坟安葬了官人的爹和娘。

王延龄 (白) 哎呀呀！双手撮土埋葬双亲，好一个贤德的媳妇。
啊，驸马，这一女子世上少有吧？

陈世美 (白) 想这村歌野调，怎能当着真话呀？

王延龄 (白) 啊。村歌野调不算真话？

陈世美 (白) 不是真话。

王延龄 (白) 驸马，当初可曾听过这段歌词？

陈世美 (白) 不曾听过。

王延龄 (白) 着啊！你既不曾听过，你怎么晓得她不是真话呀？

陈世美 (白) 这个……

王延龄 (白) 哪个？

陈世美、王延龄 (同笑) 啊，哈哈……

王延龄 (白) 唱啊！

秦香莲 (反二黄原板)

王延龄 (白) 千里迢迢乞讨京都上，
一双儿女受尽了奔波与风霜。
打听得儿父中皇榜，
实指望夫妻骨肉同欢畅。
谁知他把前情忘，
狠心夫忍叫骨肉飘泊异乡。

王延龄 (白) 噢，怎么，听你之言，这个女子的丈夫还是做官的？你唱了半日，你不知唱的哪家的事？

秦香莲 (白) 是我自己的苦情。

王延龄 (白) 哦，是你自己的苦情？你叫何名字？

秦香莲 (白) 我叫秦香莲。

王延龄 (白) 你丈夫叫何名字呢？

秦香莲 (白) 这个……

王延龄 (白) 大胆地讲，老夫与你做主。叫什么？

秦香莲 (白) 陈世美。

太监 (白) 呔！你是什么人，竟敢提驸马爷的名讳，难道说你就不要脑袋了吗？

王延龄 (白) 呀呸！世间之上，同姓同名的甚多，她丈夫叫陈世美，与你家驸马什么相干？
哼！狐假虎威，狗仗人势。驸马你说对不对呀？

陈世美 (白) 对对对。

太监 (白) 哇！本宫在此，哪个要你这奴才多管闲事，哼？还不与我滚了出去！

王延龄 (白) 是。

(太监下。)

王延龄 (白) 我倒不在乎。
往下唱。

秦香莲 (白) 啊，相爷，我纵有千言万语也唱不出来了。

王延龄 (白) 实在的可怜。啊，秦香莲，你那丈夫假装吃醉，想是有回心之意。待老夫暂退，你前去哀告与他去吧？

秦香莲 (白) 谢相爷。

(王延龄下。)

秦香莲 (白) 官人哪，你如今真醉也罢假醉也罢，望你念在夫妻之情将我母子认下了吧。

陈世美 (白) 秦香莲，你既念夫妻之情，为何逼我太甚哪？

秦香莲 (白) 我要夫妻团圆，儿女有靠，何言逼我太甚？

陈世美 (白) 你要夫妻团圆，儿女有靠，你就不顾我这驸马的前程。

秦香莲 (白) 这驸马的前程害得官人妻离子散，你……要它何用？

陈世美 (白) 哇，好贱人！
(西皮散板) 夫妻团圆休妄想，
快快与我出宫墙。

秦香莲 (西皮散板) 既然团圆成梦想，
就应该打你这负义的郎。

陈世美 (西皮散板) 霎时叫你一命丧，
(王延龄自下场门上。)

王延龄 (西皮散板) 驸马公因何故这样猖狂？
(白) 啊，驸马，将她认下了吧！

陈世美 (白) 我与她素不相识，我认她作甚！

王延龄 (白) 哦，怎么，你与她素不相识？哦，哦，我明白了。你怕夫妻相认之后，圣上降罪与你，这也无妨。倘若圣上怪罪，老夫我拚着我这顶前程不要，替你担待担待！

陈世美 (白) 相国，想本官一不欺君，二不害民，我要让相国替我担待何来？

王延龄 (白) 啊，你一不欺君，二不害民？依老夫看来，她就是你欺君害民铁板钢证。

秦香莲 (白) 有相爷担待，你就回心转意了吧！

陈世美 (白) 听你二人一唱一和，莫非设此圈套，陷害本官不成么？

王延龄 (白) 哼哼，岂有啊，岂有！老夫好心好意，劝你与妻相认，怎么说老夫设此圈套，真正岂有此理！

陈世美 (白) 本宫之事，不用你管！

王延龄 (白) 有道是：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公有人管。此事呀，老夫我是管定了。

陈世美 (白) 只怕你管不了！

王延龄 (白) 管不了也要管！你认是不认呀？

陈世美 (白) 认？哼哼，要认是你认！

王延龄 (白) 老夫认她作甚？

陈世美 (白) 将她带回府去，烦闷之时，叫她弹唱几段开心解闷，岂不是一举两得。
(陈世美下。)

王延龄 (白) 好恼！
(西皮散板) 船到江心难补漏，
只恐你大祸降临头。
怒气不息出门走，

秦香莲 (西皮散板) 只要有三寸气誓报冤仇。

王延龄 (西皮散板) 香莲说话志气有，
这样的冤仇怎能罢休。
老夫的扇儿你拿在手，
到开封见包拯誓报冤仇。

(王延龄下。)

秦香莲 (白) 谢相爷。
(秦香莲下。陈世美上。)

陈世美 (白) 内侍，快来。

(二太监同上。)

二太监 (同白) 有。
 陈世美 (白) 跟随着贫妇，看看她住在何处，速报我知。家将韩琪来见。
 太监甲 (白) 遵命。
 韩琪来见哪!

(太监甲下。)

韩琪 (内白) 来也!
 陈世美 (白) 钢刀伺候!
 太监乙 (白) 是是。

(韩琪上。)

韩琪 (念) 忽听驸马唤，怎敢误迟延。
 (白) 小人参见驸马，有何吩咐?
 陈世美 (白) 韩琪，本宫素日待你如何?
 韩琪 (白) 待小人恩重如山。
 陈世美 (白) 既然如此，本宫有件为难之事，你可干得来?
 韩琪 (白) 小人干得来。

(太监甲上。)

太监甲 (白) 启禀驸马：那一疯妇带领儿女一直奔开封府而去。
 陈世美 (白) 韩琪，这有钢刀一把，命你将这疯妇还有两个幼童杀死见我。
 韩琪 (白) 那疯妇姓字名谁?
 陈世美 (白) 名叫秦香莲。
 韩琪 (白) 身犯何罪?
 陈世美 (白) 哼，本宫之事不要你管。

(韩琪欲下。)

陈世美 (白) 转来。我要钢刀见血为证，你要与我斩尽杀绝。
 (陈世美下。)

韩琪 (白) 啊呀，且住！驸马命我前去杀人，不知其罪。唉！
 (念) 杀人不问罪，驸马命难违！
 (韩琪下。)

【第七场：杀庙】

秦香莲 (内西皮导板) 悲难忍，心慌乱，
 (秦香莲领英哥、冬妹同上。)

秦香莲 (西皮散板) 步履蹒跚行路难。
 耳旁听得有人追赶，
 (秦香莲领英哥、冬妹同下。韩琪上。)

韩琪 (西皮散板) 奉命去杀秦香莲。
 来到路口用目看，
 一妇两幼在前边。
 紧急追赶莫迟延，
 (韩琪追下。秦香莲领英哥、冬妹同上。)

秦香莲 (西皮散板) 推开庙门将身掩，
 (韩琪上。)

韩琪 (西皮散板) 来到此处无人烟。
 难道她把双翅展？
 定是藏在庙里边。
 踢开庙门用目看，
 (白) 看刀！
 秦香莲 (白) 你、你、你！
 (西皮散板) 不问罪就杀人于心何安？
 (行弦。)

韩琪 (白) 我来问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来到京都做什么来了？起来讲。

秦香莲 (西皮二六板) 家住在湖广荆州地面,
我的名叫秦香莲。
自幼配夫陈世美,
大比之年来求官。
中状元招驸马不回家转,
二老公婆饿死在堂前。
带领儿女将他找,
谁料想这负义的人, 将我母子赶出宫院, 恩断义绝丧尽良心忘本欺天。

韩琪 (西皮原板) 听她言不由我心惊胆战,
怪不得杀人不讲根源。
我本堂堂男儿汉,
岂能够助纣为虐欺苍天。
回头我把,
(西皮垛板) 香莲唤,
我把实情对你言:
陈世美他将我韩琪差遣,
苦命的人啊!

秦香莲 (西皮散板) 陈世美贪富贵心肠凶险,
要杀害亲骨肉惨绝人寰。
我母子忧患中又遭大难,
苦命的儿!
有何人明正义与我申冤。

英哥、
冬妹 (同白) 妈!
韩琪 (白) 呀!
(西皮散板) 她母子只哭得天昏地暗,
就是那铁石人也要心酸。
陈世美登龙门天良丧尽,
我韩琪身微贱义重如山。
(白) 你们逃命去吧!

秦香莲 (白) 谢军爷。
韩琪 (白) 转来。
秦香莲 (白) 军爷莫非有追悔之意?
韩琪 (白) 并非我有追悔之意, 陈驸马他.....他要我钢刀见血为证。
秦香莲 (白) 哦, 他.....要钢刀见血为证么?
韩琪 (白) 正是。
秦香莲 (白) 军爷呀, 只求你将我一人杀死, 留下这两个无父无母的孩儿, 让他们逃命去吧。

英哥、
冬妹 (同白) 妈!
韩琪 (白) 哎呀!
(西皮散板) 眼睁睁她母子身遭大难,
韩琪心中似油煎。
惟有一死天地鉴,
留得清白在人间。
(白) 罢!

(韩琪自刎倒下。)
秦香莲 (白) 军爷受我一拜!
(秦香莲拾刀亮相。)

【第八场：铡美】

(八勇士、张龙、赵虎引包拯同上。)

包拯 (西皮摇板) 陈州府放粮归万民欢笑,

(西皮流水板) 为国家每日里受尽辛劳。
秦香莲拦轿喊冤把驸马告，
他杀妻灭嗣罪恶滔滔。
似这等为臣子不忠不孝，
纵然是皇家亲国法难逃。
命王朝请驸马过府开导，
但愿他明大义，认香莲，满天云雾顿时消。
食王禄秉忠心安良除暴，
陈世美不悔悟决不轻饶。

(马汉上。)

马汉 (白) 启相爷：驸马过府。
包拯 (白) 鼓乐相迎！
马汉 (白) 鼓乐相迎！

(〔吹打〕。太监、陈世美同上。)

包拯 (白) 啊，驸马！
陈世美 (白) 啊，明公。
包拯 (白) 不知驸马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陈世美 (白) 不敢。我命韩琪出外，不想被响马杀死。
包拯 (白) 噢，响马可曾带到？
陈世美 (白) 现已带到。
包拯 (白) 带上堂来。
太监 (白) 响马上堂。

(王朝上。)

王朝 (白) 叩见相爷。
包拯 (白) 啊，你不是王朝么？
王朝 (白) 正是小人。
包拯 (白) 因何项带铁链？
王朝 (白) 驸马言道：韩琪是小人杀死。
包拯 (白) 你可曾招认？
王朝 (白) 招认了。
包拯 (白) 嗯。人命关天，不该招认。
王朝 (白) 小人若是不招，驸马焉能过府。
包拯 (白) 哎，王朝也罢，响马也罢。来，铁链去掉。
陈世美 (白) 且慢，走脱响马，哪个担待？
包拯 (白) 走脱响马，走不了咱老包。
铁链去掉！
这真响马，被为臣拿住了。
陈世美 (白) 他是哪个？
包拯 (白) 带上堂来你便知分晓。
来，待响马。
将她母子带上来。
王朝 (白) 是。
贫妇上堂。

(秦香莲、英哥、冬妹同上。)

陈世美 (白) 啊！
(陈世美拔剑。)
陈世美 (白) 看剑！
包拯 (白) 驸马，你认识她？
陈世美 (白) 我，我不认识她！
包拯 (白) 啊，不相认，为何仗剑就杀？
陈世美 (白) 我杀了她再问。
包拯 (白) 哎，你杀了她还问什么呢？
陈世美 (笑) 啊，哈哈！

(包拯示意, 秦香莲、英哥、冬妹同下。)

包拯 (白) 啊, 莽撞了。哈哈! 驸马, 见了她母子三人, 就该相认才是。

陈世美 (白) 嗯? 本宫叫你审问响马, 怎么倒盘问起本宫来了?
来!

太监 (白) 有。

陈世美 (白) 顺轿。

太监 (白) 是。

包拯 (白) 且慢, 哪里去?

陈世美 (白) 顺轿回宫。

包拯 (白) 只恐你来得去不得!
(西皮导板)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西皮原板) 尊一声驸马爷细听端的:
曾记得端午日朝贺天子,
我与你在朝房曾把话提。
说起了招赘事你神色不定,
我料你在原郡定有前妻。
到如今她母子前来寻你,
为什么不相认反把她欺?
我劝你认香莲是正理,
祸到了临头悔不及。

陈世美 (西皮原板) 明公说话言太偏,
细听本宫说根源:
甲子年间开科选,
天下的举子来求官。
头一名进士,
(西皮快板) 陈世美,
御笔亲点为状元。
跨马三日游宫院,
才将公主匹配良缘。
一无证二无有见,
你叫我相认为哪般?

包拯 (白) 驸马!
(西皮快板) 驸马不必巧言讲,
现有凭据在公堂。
人来看过了香莲状,

王朝 (白) 啊。状纸呈上。

包拯 (白) 驸马!
(西皮快板) 驸马爷近前看端详:
上写着秦香莲三十二岁,
状告当朝驸马郎。
他欺君王瞒皇上,
悔婚男儿招东床;
他杀妻灭嗣良心丧,
他逼死韩琪在庙堂。
将状纸押至在爷的大堂上,

王朝 (白) 啊。

包拯 (西皮散板) 咬定了牙关你为哪桩?

陈世美 (西皮散板) 既然有人将我告,
何不升堂问根苗?

包拯 (西皮散板) 你劝我升堂有什么好,
霎时叫你的魂魄消。
吩咐击鼓喝堂号,

(鼓声。四剑子手自两边分上。)

包拯 (西皮散板) 你带上香莲就质对一遭。
 王朝 (白) 香莲上堂!
 (秦香莲上。)

秦香莲 (西皮散板) 全仗相爷把仇报,
 负义之人罪难逃。
 包拯 (白) 香莲!
 (西皮散板) 那旁站定陈世美,
 只管向前对供招。
 秦香莲 (白) 遵命!
 (西皮流水板) 未曾开言心好恼,
 负义的贼子听根苗:
 包相好言来劝告,
 你怙恶不悛敢撒刁。
 贪恋荣华忘宗祧,
 杀妻灭子罪难饶。
 你看我头戴公婆孝,
 你、你、你身穿大红袍。
 似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千古少,
 枉披人皮在今朝。
 包拯 (西皮散板) 你命韩琪行刺到,
 杀她母子你还不招?
 陈世美 (西皮散板) 我命韩琪有谁晓?
 包拯 (西皮散板) 现有你府的杀人刀。
 陈世美 (西皮散板) 大堂之上验了刀,
 三十六计走为高。
 不辞明公忙搭轿,
 包拯 (白) 哪里去!
 陈世美 (西皮散板) 我有本章奏当朝。
 包拯 (西皮散板) 如今有人将你告,
 先打官司你后上朝。
 陈世美 (西皮散板) 纵然有人将我告,
 敢把我当朝的驸马怎开销!
 包拯 (白) 呸!
 (西皮散板) 慢说当朝驸马到,
 就是那凤子龙孙我也不饶。
 头上打去乌纱帽,
 (白) 勇士们!
 八勇士 (同白) 有!
 包拯 (西皮散板) 身上再脱他蟒龙袍。
 (白) 刽子手!
 四刽子手 (同白) 有!
 包拯 (西皮散板) 来人捆绑陈世美,
 (四刽子手举陈世美同下。)

包拯 (西皮散板) 铡了这负义的人再奏当朝。
 (众人同下。皇姑、国太、四太监、四宫女、二大太监、车夫同上。)

国太 (西皮导板) 适才皇姑进宫报,
 (西皮原板) 不由得哀家怒气冲霄。
 驸马府中出了强盗,
 将贼子送开封细问根苗。
 包拯做事真可恼,
 (西皮快板) 要铡驸马为哪条?
 皇儿收泪免悲号,
 为娘片语云雾消。

大摇大摆开封府到，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自下场门同上。)

王朝 (白) 迎接国太。
国太 (西皮摇板) 快唤包拯将我朝。

王朝、
马汉、
张龙、
赵虎 (同白) 有请相爷。

(包拯自下场门上。)

包拯 (白) 何事？

王朝、
马汉、
张龙、
赵虎 (同白) 国太、皇姑到。
包拯 (西皮散板) 走向前来忙跪倒，
(白) 国太千岁！

国太 (白) 平身。
包拯 (白) 谢国太！

(西皮原板) 国太到此为哪条？
国太 (西皮原板) 适才驸马开封到，
不见回转我心焦。
包拯 (西皮原板) 开封府无有陈驸马，
有一个悔婚男儿他犯律条。

国太 (西皮原板) 此事休要来计较，
皇姑 (西皮原板) 陈驸马他本是皇家的东床娇。

包拯 (西皮摇板) 赤胆忠心把国保，
哪管他皇亲东床娇。

国太 (西皮摇板) 哀家待你恩非小，
(西皮快板) 加封官职在当朝。
不看僧面看佛面，
饶恕驸马这一遭。

包拯 (西皮快板) 国太恩情臣知晓，
铭记在心保宋朝。
驸马犯下了欺君罪，
杀妻灭子犯律条。
香莲到开封将他告，
执法如山不轻饶。

皇姑 (西皮快板) 包拯竟敢逞狂傲，
不由本宫怒眉梢。
皇亲国戚你难治罪，

包拯 (白) 哼哼！
(西皮摇板) 心如磐石不动摇。
慢说国太、皇姑到，
宋王爷到此我也不饶。

国太 (西皮摇板) 爱卿与我传口诏，
快唤原告把我朝。

包拯 (白) 带香莲。
王朝 (白) 香莲来见。

(秦香莲、英哥、冬妹同上。)

秦香莲 (白) 参见相爷。

包拯 (白) 香莲。
(西皮摇板) 那边坐定龙国太，
一边坐的是龙凤姣。

秦香莲 (白) 只管向前去禀告,
天塌地陷有老包。
全仗相爷。
(包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同下。)

秦香莲 (白) 叩见国太。
国太 (白) 下跪何人?
秦香莲 (白) 陈世美的原配妻子秦香莲。
皇姑 (白) 哇!
(西皮快板) 我这里低头用目看,
只见香莲跪堂前。
你是何方一贫贱,
状告驸马你为哪般?

秦香莲 (西皮快板) 我与世美是亲眷,
夫妻结发在早年。
国太、皇姑低头看,
他一双儿女跪在堂前。

皇姑 (西皮快板) 驸马本是皇家眷,
哪有妻室与儿男。
冒认官亲罪非浅,
速撤状纸你回家园。

国太 (白) 香莲。
(西皮二六板) 香莲听我良言劝,
莫为此事再纠缠。
(西皮流水板) 包拯纵然是铁面,
皇亲、庶民不一般。
世美已做皇亲婿,
破镜重圆难上难。

秦香莲 (西皮二六板) 香莲状告陈世美,
破镜不曾望重圆。
他身登龙门把心变,
杀妻灭子禽兽一般。
依权仗势最凶残,
逼死韩琪在庙前。
(西皮流水板) 似这等不仁不义欺君害民的负心汉,
岂能容留在人间。
还望国太秉公断,
为民除害惩凶顽。

皇姑 (西皮散板) 贫妇竟敢来诬陷,
拆散骨肉赶出衙前。

国太 (西皮散板) 人来抢她的儿和女,
(太监抢英哥、冬妹自上场门同下。)

国太 (西皮散板) 撤回状纸我放你的儿男。
秦香莲 (西皮散板) 拼着一死击堂鼓,
(包拯、八勇士同上。)

包拯 (西皮散板) 香莲击鼓为哪般?
秦香莲 (西皮散板) 国太抢我的儿和女,
包拯 (白) 国太呀!
(西皮散板) 欺压民女心何安!

国太 (西皮散板) 快快放了陈驸马,
放了驸马我放她的儿男。

包拯 (白) 王朝、马汉!
(西皮散板) 与爷抢回她的儿和女,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自上场门抢英哥、冬妹同上。)

包拯 (西皮散板) 拆散骨肉理不端。
 国太 (西皮散板) 皇儿休要泪满面，
 母后在此你心放宽。
 开封大堂我且坐了，
 (白) 我的老命不要了！
 (西皮散板) 我死在开封你们谁敢承担。

包拯 (白) 哎呀！
 (西皮散板) 皇家的官司难了断，
 此事怎能两周全？
 看过俸银三百两，
 (王朝下，取银上。)

王朝 (白) 俸银送上。
 包拯 (西皮散板) 将银交与秦香莲。
 王朝 (白) 相爷的银两收下吧，拿去吧！
 相爷她不要哇。

包拯 (白) 香莲。
 (西皮散板) 这是纹银三百两，
 拿回家去度饥寒。
 教子南学把书念，
 千万读书你莫做官。
 你爹爹倒把高官做，
 害得你一家不团圆。
 带领儿女回家转，

秦香莲 (白) 哎呀……
 (西皮散板) 香莲下堂泪不干。
 三百两银子把丈夫换，
 从今后我屈死也不喊冤。
 人言包相是铁面，
 却原来官官相护有牵连。
 我哭、哭、哭一声屈死的二公婆，
 叫、叫、叫一声杀了人的天！

包拯 (西皮散板) 香莲下堂把我怨，
 她道我官官相护有牵连。
 本当铡了陈世美，

国太 (白) 大胆！
 包拯 (西皮散板) 国太苦苦死纠缠。
 有心不铡陈驸马，

秦香莲 (哭) 哎呀！
 包拯 (西皮散板) 倒叫包拯两为难！
 (白) 罢！
 (西皮散板) 皇家的官儿我不做，
 纵有这塌天祸，
 (包拯摘下乌纱帽。)

包拯 (西皮散板) 包某承担！
 (白) 刽子手，开铡！

(完)